

走出妖怪城堡：陳燁《半臉女兒》的生命史書寫

張靜茹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將以「心理傳記法」(Psychobiography method) 做為解析陳燁自傳《半臉女兒》的主要研究方法。

「心理傳記法」是傳記學家嘗試運用心理學知識理解被研究對象的生命歷程或重要階段，並且提出解釋的學術研究法。本文採用新心理分析派領袖、個體心理學創建者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 一系列著作中主張的「心理生命為保護自身在環境中安然存活所發展出來的行為應對模式」做為論述參考觀點。他極為注重早年經驗帶來的影響，尤其是童年創傷部分。

何謂「童年創傷」？阿德勒曾提及這個概念：「從早年回憶塑造的性格『原型』，找出家庭教育對兒童心理產生的負面影響，此一影響與傳主日後行為模式有重要關聯。」透過此一追索，將有助於理解陳燁生活目標的設定，如何「有效」或「無效」的克服創傷帶來的自卑感(the inferiority complex)？亦即「原型」提供理解兒時遭遇如何影響了她其後的生命情境。

從陳燁如何述說早期記憶，將是研究者賴以闡釋童年經驗與她成年後的愛情、友誼、社會參與、職業等等人際關係中，重複受挫路徑何以一再出現？前者是理解後者關聯的重要訊息所在。透過此種研究方式，將更深刻認識陳燁生命演變過程，從中獲致啟發及省思。

關鍵詞：台灣傳記文學、陳燁、童年創傷、生命史

一、前言

解嚴以來，言論尺度大開，台灣傳記出版數量更為驚人，如此龐大的文學資產，不僅有投入研究之必要，更深具意義與價值——不僅能觀察人物與時代的互動關係，且能深入理解家庭、社會環境對傳主發揮了那些形塑影響力？

「當代台灣傳記」大致可分兩大類型：一是承繼「隱惡揚善」傳統，聚焦於政治人物、歷史偉人、宗教人物、作家、科學家、藝術家……「特殊成就面」為敘述觀點¹的一元形式作品，重點置放於公領域的表現及影響，尤其每逢選舉前後，政治人物各自表述之作大量出版，令人目不暇給；或者描述傑出公眾人物優秀表現的勵志之作，鋪演其獲得榮譽的經過，將傳主塑造成落入凡間的天使、一時蒙塵的璞玉，缺乏人性弱點、個人性格演變等近乎人情的敘述。

另一類則是加進更多文學性質素：以「傳主」為敘述主體，涵蓋更多私領域、家庭互動、各種遭遇或經歷，帶出傳主生命裡的光芒或暗影。將其堅強意志力或性格弱點呈現於讀者面前。比如由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的《我的半生記》²鋪陳一個女性的成長歷程及政治活動；各領域人士也紛紛將自身故事付梓，如藝人白冰冰的《菅芒花的春天：白冰冰的前半生》³、李明依的《華西街的一蕊花》⁴、電影導演林正盛的《未來，一直一直來》⁵、從電影明星到靈修書籍翻譯工作者胡因夢的《死亡與童女之舞——胡因夢自傳》⁶、佛朗明哥舞者李昕的《人生踢踏踩》⁷、舞台劇工作者李國修的《OH？李國修》⁸……等，一時百花齊放。近年來，傳記出版的內容從過往幾乎一面倒的謳歌菁英人物豐功偉績，轉向各階層人士生命歷程的平實呈現。

目前關於傳記的研討，泰半仍集中於特殊政治人物、作家等菁英知識分子的公領域面向，即使文學界以作家為論述主體時，引用的相關傳記、訪談、回憶錄，

¹ 即使是女性傳記，如《蔣碧薇回憶錄》記錄的是與徐悲鴻和張道藩的婚戀經過，全書分兩部，第一部「我與悲鴻」寫到兩人簽字離婚為止；第二部「我與道藩」寫到兩人結束同居關係為止。陳香梅《一千個春天——婚姻的自述》寫她與陳納德將軍從 1944 年相識到 1958 年陳辭世為止；《陳潔如回憶錄》從她 1919 年認識蔣介石為始，到 1927 年成為棄婦止……，表面看來是女性自傳，敘述主體卻是藝術化身的徐悲鴻、握有權勢的張道藩、戰爭英雄的陳納德、政治人物蔣介石等，這些女性敘述者在書中退至陪襯角色，至於當這些男性遠離她們生命之後，她們的生命史如何發展？可謂付之闕如。

² 《我的半生記》由楊克煌之女楊翠華主編並自行出版，出版時間為 1997.12。

³ 見白冰冰口述、曹銘宗著《菅芒花的春天：白冰冰的前半生》，台北：圓神出版社，1996。

⁴ 見李明依著《華西街的一蕊花》，台北：大田出版社，2002.6。

⁵ 見林正盛著《未來，一直一直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7。

⁶ 見胡因夢著《死亡與童女之舞——胡因夢自傳》，台北：圓神出版社，1999.6。

⁷ 見李昕著《人生踢踏踩》，台北：大田出版社，1998。

⁸ 見李立亨著《OH？李國修》，台北：時報文化，1998。

基本上仍著重於作品價值及其文學成就，角度較為單一⁹；因此，以第二類「傳記文學」作為材料更有其重要意義，這類作品因為有更詳盡的成長心路歷程剖析，且其中不少都是由傳主口述、親自執筆，提供更多來自傳主本身的感受，又被稱為「個人生命史」(Life story) 或「心理傳記」(Psychobiography)；針對此種傳記類型，也產生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心理傳記學」就是其中之一。

何謂「心理傳記學」？William Mckinley Runyan 在其所著《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一書中認為此種研究是心理學的應用，藉此區別於一般傳記解析只使用一般常識性心理論述，它可以包含所有心理學領域的概念、資料、方法學或理論。他曾做了如下定義：

使用任何明顯的或正式的心理學理論於傳記研究。……例如Glad說「心理傳記學是應用明顯的人格理論於生命史，亦即個人行為有其內在的因果關係及某種程度的結構和組織」。或如Tucker所說「……心理傳記學可視為一種學術研究，是傳記學家嘗試去理解被研究對象的生命歷程，或重要階段，而這些生命歷程或階段是要對傳主人格有意識的運用心理學的解釋……它意味著所有的心理傳記學家都會運用某種人格理論，無論是一種特殊的理論（例如Freud理論、後Freud或非Freud理論），或者是以折衷組合的方式提出解釋性的理論取向」……¹⁰

亦即從傳記透露的訊息連貫出具啟發性的故事詮釋。

本文將以個體心理學大師Adler (Alfred Adler, 1870-1937) 的人格理論為主要核心¹¹，其他與Adler理論相近學者的主張，亦可適時援引，嘗試觀察陳燁在自傳《半臉女兒》¹²的生命史書寫，傳遞了什麼訊息？

⁹ 在政治人物部分，如符儒友《黃克強的政治人格》，台北：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論，1982、章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文學家部分，如許瑞秋的《簡媜的自傳體散文研究》是從簡媜散文創作中提及的成長題材，以及作家訪談，分析的書寫策略，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2004、章方松的《琦君的文學世界》一書雖談及她的故鄉、家庭與童年，基本上還是環繞著文學理念、人文情懷的形成歷程，及其日後在文學創作的呈現。台北：三民書局，2004.9。

¹⁰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在 1982 年出版該書，針對此一研究仔細釐析關於理論與方法的使用，以及如何應證效度和必須考慮的爭議、倫理議題。中文版由丁興祥等譯為《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02.8

¹¹ Adler (Alfred Adler, 1870-1937) 的人格理論可參考他的相關著作，如《自卑與生活》(The Science of Living)，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10 再版、《了解人性：心理生命與性格剖析》(Nenschenkenntnis)，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11 二版二刷、《人類面臨的挑戰》(Social Interest: A Challenge to Mankind)，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10、《面對兒童問題的挑戰》(The Pattern of Life)，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1、《自卑與超越》(Overcome Inferiority Complex)，台北：志文出版社，2004.10 重排版五刷……等。

¹² 見陳燁著《半臉女兒》，台北：平安文化，2001。

Adler 認為，從嬰兒時期開始，因為弱小、無助，必須依賴成人照顧，人人都會出現「自卑感」(inferiority feelings)，此一辭彙是中性的，並沒有缺陷或不正常的涵義。因為要克服「實際」或「想像」的自卑感，人們會發展出想要克服自卑的「補償作用」(compensation)；當它以正向方式發展時，個體會不斷進步、成長；當個體對正常的自卑感無法適度補償時，無力感會日漸增加，形成「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並發展出錯誤的「生活型態」(style of life，或稱「生活法則」)，亦即以某些特定行為、習慣來面對生活，或是以負面觀點解讀世界。

他特別提及家庭對兒童的影響，因為家庭環境是塑造「社會感」的重要基礎；而「童年創傷」則是造成「自卑情結」的主因。童年種下的陰影，將使得個體在進入成人之後，持續影響他的社交關係，比如職業、友誼、愛情與婚姻、……等，因為這些人際關係，都必須具備社會感，才可能發展出良好的互動。

童年創傷造成的「自卑情結」對一個人的影響相當深遠；那麼又要如何理解、分析？Adler 認為，個體的「早期記憶」特別重要。亦即，那些事是被記得的？個體又是如何去解讀所遭遇的事件？這些事件如何塑造了性格？透過此一追索，將有助於理解個體生活目標的設定，如何「有效」或「無效」的克服創傷帶來的自卑感？觀察童年遭遇如何影響了他其後的生命情境。

目前關於陳燁的評論，大抵著重於她的小說作品如《泥河》、《烈愛真華》、《燃燒的天》、《藍色多瑙河》等……¹³，即使是針對《半臉女兒》一書，目前所見，僅有書評、簡介¹⁴，篇幅甚短，以致探掘深度、廣度較為簡略，還有很大探討空間。

本文所以選擇陳燁 2001 年出版的《半臉女兒》為討論文本，乃因這本書是她的自傳。在 262 頁篇幅中，回憶自幼年開始，因「小臉症」(鰓弓症候群)及特殊家庭環境，造成很大的自卑情結及心理創傷，也對她的生涯歷程帶來重大影響。透過她的自我解讀，我們可以配合 Adler 的人格理論，更有系統地解析這本生命傳記。經由深刻認識作家成長歷程，再重新解讀其創作，或能提供不同層次的思考面向。

¹³ 如施淑〈瞭望彼岸--評陳燁的〈飛天〉、〈藍色多瑙河〉〉，《聯合文學》54 期，1989.4，頁 196-197、東年〈一個書名兩種副標題意的曖昧--評陳燁的〈泥河〉〉，《聯合文學》56 期，1989.6，頁 195-198、葉石濤〈從〈泥河〉到〈燃燒的天〉談陳燁的小說〉，《聯合文學》79 期，頁 168-169、黃錦珠〈愛/恨是無限對話——讀陳燁《烈愛真華》〉，《文訊》203 期，2002.9，頁 30-31、劉亮雅〈九〇年代創傷記憶小說中的重新記憶政治——以陳燁《泥河》、李昂《迷園》與朱天心〈古都〉為例〉，《中外文學》366 期，2002.11，頁 133-157……等。

¹⁴ 如江世芳〈半臉女兒陳燁剖白〉，《中國時報》13 版，2001.10.25、張瑞芬〈青春的美麗與哀愁--張曼娟〈青春〉、陳燁〈半臉女兒〉、蔡智恆〈解寄生〉三書評論〉，《明道文藝》309 期，2001.12，頁 28-37、葉瓊霞〈身世的多重書寫—陳燁的《半臉女兒》及其他〉，《台灣日報》25 版，2002.1.03-1.04、彭瑞金〈從變臉到靈修--讀陳燁《半臉的女兒》〉，《台灣日報》25 版，2002.4.17-4.18……等。

二、《半臉女兒》中童年創傷的來源及「自卑情結」的形成

Adler 認為，個體會受制於他兒時曾經經歷的情境，自我制定解讀方式，並發展出獨特的生活法則，此一法則是個體賴以決策的參考。因此，從傳主如何闡述他的童年記憶，將是研究者藉以闡釋與他成人後一切愛情與婚姻、社會參與、職業等等人際關係的成敗、路徑關聯所在。在這裡，著重的並非「回憶是否正確無誤」，而是他「如何解讀事件」，並以此做為日後定型化生活方式的經驗過程；這種塑造理解過程可能是正向，更可能是負面的。

Adler 指出「早期記憶」對於理解個體，具有重要指標意義：

早期的回憶是特別重要的。首先，他們顯示出生活樣式的根源，及其最簡單的表現方式。從其中，我們可以判斷：一個孩子是被寵慣的還是被忽視的，他學習和什麼人合作，他曾經面臨過什麼問題，以及他如何對付它們。……此外，我們還能看出兒童和父、母，以及家庭中其他成員的關係。至於記憶的正確與否，倒是沒有什麼多大關係的。他們最大的價值在於他們代表了個人的判斷：「即使是在兒童時代，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了。」或：「在兒童時代，我便已經發現世界是這個樣子了。」各種記憶中最富有啟發性的，是他開始述說其故事的方式，他能夠記起的最早事件。第一件記憶能表現出個人的基本人生觀；他的態度的雛型。¹⁵

在此前提下，Adler 在相關著作中，曾指出特別容易造成「童年創傷」的三種情境：（一）患有先天或早期器官缺陷的孩子、（二）被縱容的孩子、（三）被忽略或受憎恨的孩子。面對這些情境，若個體無法發展出健康的「補償作用」，將會因沈重無力感而逐漸形成「自卑情結」，對日後的人際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這三種情境不一定是單一或相斥的，它也可能以輕重不等的比例，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

Adler 理論中，提及最容易造成「自卑情結」的這三個影響因素，都出現在陳燁的兒時記憶中，並且造成了童年創傷。本節將觀察她出生後，以家庭為核心的兒時經歷，如何在她心中投下陰影？週遭親友的對待，對她的自我認同帶來怎樣的衝擊？在既有狀態下，她如何克服自卑感？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這些過程，如何形塑了她的性格及生活方式？

¹⁵Adler 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Overcome Inferiority Complex)，台北：志文出版社，2004.10 重排版五刷，頁 74-75。

（一）陳燁童年創傷的來源

陳燁的母親是台南府城出了名的「水面仔」（美女）；在不堪前夫拳腳暴力的威脅下，訴請離婚。帶著五個孩子，投靠給富甲一方的陳家作二房的外祖母，兩年後改嫁給陳家老爺在外面生的兒子——亦即，夫妻兩人雖無血緣關係，卻是名義上的「兄妹」。而陳燁就是母親再嫁後，生下的唯一一個孩子。在陳燁的記憶裡，第一個心靈創傷從出生起就開始了。她的「小臉症」引發了家族恐慌、偏見歧視、對立衝突。

（1）「小臉症」造成的自卑情結

陳母再婚兩年後，途經西來庵時陣痛不已，便在庵裡產下女兒。她的怪相，使母親大受驚嚇：

『怎麼是這樣？怎麼是這樣？怎麼是這樣……』母親喃喃問著日本產婆。她看到一個右半邊臉孔萎縮、右耳只有耳垂的女嬰，彷彿一道魔咒，降在陰鬱暗紅的光影中。她完全無法接受這個哇哇大哭的小人，竟是自己美麗的肚子孕育出來的。¹⁶

在她童年的六〇年代，雖曾北上診斷，仍無法找出病因；保守迷信的家人、鄉人們不是聽信算命之言做法、就是據其家族歷史，拼湊出不同的因果觀：

細腳阿嬤相信我是大房阿祖時代吊死的查某嫻投胎，來清算大房罪孽……開始遁入宗教，意圖尋求平靜與解脫，……父親則堅持我是西來庵的眾冤靈匯聚轉世，努力支持算命仙建言：『須家業大破且身帶殘缺，才養得大。』而且，每當他在外花天酒地到床頭金盡，不得不回家門搜刮房契地契變賣時，便在我幼小的耳畔嘀咕，他如何為了我的長大成人而辛苦敗散家業。¹⁷

於是，她不對稱、且無法找出真正病因的長相，成了陳氏家族的禁忌。雖說母親儘可能將她藏在家裡，非出門不可時，則用衣帽阻絕外界異樣眼光；然而，家人言談、週遭人的異樣反應，無一不傳遞出「妳是醜的、怪相的」的訊息：

每當我出現時，週遭的大人小孩總是一陣錯愕，再來是直逼而來的眼光，然後是竊竊私語。……錯愕之後，接著問：『這小女孩怎麼長這個樣子？』……雖然，我確是不記得幼稚園的老師和小朋友的模樣，但，那些瞪大的、毫無保留的目光，卻依然跟隨我多年，如鬼魅出沒，陰森森的窺

¹⁶ 同註 12，頁 22。

¹⁷ 同註 12，頁 30-31。

候著。……我一直哭，一直哭——因為一個小男孩脫口對我喊：

『啊！妖怪！』

『妖怪、妖怪、妖怪……』¹⁸

……父母在我的『臉』上吵架。……吵完架後的父親一定照慣例失蹤，當他再度滿身疲憊地出現在我面前時，家產必又少了一塊地或一棟樓房。在父親失蹤時刻的母親，則落入恍惚幽怨的狀態，儘管我在她面前晃來盪去，她也差不多視而不見，整個闌黯的家，終日籠罩在沈重的歎息中，唉，唉……『為什麼妳長成這模樣？』母親美麗水靈的大眼望著我，發出一個個無言的問號。¹⁹

這些負面訊息，也深入她的意識、潛意識，成為自我評價的標準。

「先天或早期器官缺陷」的兒童為什麼特別容易以扭曲觀點看待社會，進而導致往後人生持續存在著放大的「自卑情結」？Adler的看法是：

首先，我們要考慮曾經因為在嬰兒時期患病或先天因素，而導致身體器官缺陷的兒童。這種兒童的心靈負擔很重，他們很難體會到：生活的意義在於奉獻。除非有和他們很親近的人能把他們的注意力由他們自身引到別人身上，他們大都會只關心自己的感覺。以後，他們還可能因為拿自己和周圍的人比較，而感到氣餒。在我們現代文化中，他們甚至還會因為同伴的憐憫、揶揄或逃避，而加深其自卑感。這些環境都可能使他們轉向自己、喪失在社會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並認為自己被這個世界所侮辱。²⁰

對於患有「小臉症」的陳燁而言，她承擔的壓力，遠超過其他五官正常兒童。因為她的臉部比例不同於常人，一生下來就要承受異樣眼光，甚至父母吵架時，種種「因果報應」、「孽業」、「妖怪」的評論；由於她過早經歷此一殘酷歧視，因「異相」被嘲笑、排擠，這使得她不易像常人一樣融入群體，有礙發展「社會感」。當她必須全神貫注地留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又無法以有限能力解決「小臉症」問題，那種內心渴望被認同，卻又一再落空的心理折磨，就可能發展出「自卑情結」，比如「存在」的罪惡感……：

由於我的『怪相』，導致一場掀天憾地的家變！我的『怪相』是陳家百年恩仇的導火線！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有罪的！

¹⁸ 同註 12，頁 40-42。

¹⁹ 同註 12，頁 43。

²⁰ 同註 15，頁 18。

這種罪的感覺像毒血，腐蝕了我的歡笑、純真、自信。我有罪——否則上天不會讓我的臉孔長成這般——右半邊萎縮、嘴唇斜歪的怪模樣！換言之，不管有沒有傳說附會，我都是遭到天譴的！²¹

每個人最初的「自我認同」，其實是透過與之最親近的人際關係建構出來的，我們都先是從「他人眼中」認識自己；當父母吵架時，父親拿她的長相做為散盡家財行為的藉口、三哥用「歪嘴仔」稱呼她……，凡此種種，讓她對自己的存在缺乏自信，變得悲觀、多疑。

「嘲笑」兒童，是社會中司空見慣的現象。殊不知它可能對幼小靈魂帶來的長遠傷害，小時候常被嘲笑的孩子，往往一生都很難擺脫被嘲笑的恐懼，尤其重點又放在她無法改變的容貌上。因而，一個器官缺陷的孩子，若長大後變成性格怪異，或憤世嫉俗，社會也必須負很大責任：

靈魂的發展要經歷很多困難，……我們不能責怪生理有缺陷的人或性格怪異的人，所表現出來的不友好態度。他們有自己的權利。而且，我們還應該對他的現狀負一定的責任，因為我們缺少警惕來阻止這種社會悲劇的發生。……我們不應該把他們看成是毫無價值的廢物，應一視同仁，製造出一種自然和諧的氣氛，使他認識到自己是和正常人一樣平等地生活在這世界上。²²

對孩童影響最深的，就是雙親，雖說父親毫無責任感、母親盡力保護她，然而，家人、親友卻都不約而同地以「因果、罪業」認定她的存在；這樣的說法像是魔咒，在生命的起點就被緊緊箍住，宣示了她不僅無法與其他兒童站在一個平等的立基點，反而被視為「帶來家族破敗厄運」的掃把星。這種『不得翻身』的痛苦，從幼年到進入成人社會，如影隨形跟隨著她。

(2)「被忽略」造成的自卑情結

雙親是培養兒童「社會感」最重要的一個人物。Adler認為，雖然一般人總把照顧孩童的責任，歸諸於母親，然而，父親扮演的角色亦不可輕忽：如果他很稱職，時常會被孩子視為崇拜的偶像；反之，則會被視為仇敵。此外，他也是個體最初認知的「男性原型」，往往形塑孩童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因此，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母親。²³從陳燁成長歷程來看，她的父親並未善盡為人父的角色：

²¹ 同註 12，頁 37。

²² Adler 原著、王亮編譯《人性的解析》，台北：台灣實業文化，2003.4，頁 69。

²³ Adler 認為：「父親的地位和母親的地位同等重要。……如果父親非常暴躁，而且想駕馭家庭的其他份子，則男孩們對男性應有的作風會培養出錯誤的觀點。女孩子會更受其害。在以後的生活中，她們會把男人想像成暴君，婚姻則會被看成一種奴役關係或臣屬關係。……父親對孩子的影響非常重大。許多兒童在一生之中都把他們的父親當做偶像崇拜，別外有些則視之為最大仇

夫妻不和、濫賭濫嫖，時常不見人影、也不在乎女兒感受：

『女兒啊，……妳童年的不幸是天注定的，我也無能為力，也不是我不幫妳去動手術矯正臉孔，這都是命！算命仙說：「妳命中注定無祖產之祿，而要身帶殘缺才得長大。」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妳看到的那樣，我也不是故意把妳細腳阿嫗過繼給妳的財產花光，是因為妳命中無祖祿的關係。一切都是命啊！……』²⁴

當父親時常以女兒的「怪相」與妻子爭吵、離家，不僅使得家庭時常籠罩在低氣壓中，沒人安慰被視為「罪魁禍首」的陳燁，讓她自覺被棄置於黑暗孤獨中；而那些異父兄姐們，也因為繼父未曾擔負起養家責任而必須外出打工，將怒氣轉移到妹妹身上，對她不是視若無睹，就是莫名辱罵：

早早就嫁出去的大姊，對外人幾乎不提我是她的妹妹……三哥可就顯得激烈多了。他經常趁我單獨在房間讀書時，猛不防地出現，不由分說往我的頭殼拍打著，一邊啐罵道：『歪嘴雞，偏吃好米……』童年的我怎麼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位我口喊三哥的少年，要特別敵視我？要大聲罵我是『歪嘴仔』？甚至還揪著我的頭髮，推我去撞牆？²⁵

幼年時期，她的怪相，成為家庭爭吵的導火線；成人們只不過是以此為爭執藉口，逃避原本就存在的問題，在人格建構初期，她成了代罪羔羊，陷入「被忽視」兒童的困難情境中：

這樣的孩童從不知愛與合作為何物：他們建構了一種沒有把這些友善力量考慮在內的生活解釋。我們不難了解：當他面臨生活問題時，他總會高估其中的困難，而低估自己應付問題的能力和旁人的幫助及善意。他曾經發現社會對他很冷漠，從此他即誤以為它永遠是冷漠的。他更不知道他能用對別人有利的行為來贏取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懷疑別人，也不能信任自己。……²⁶

嬰兒及童年時期，父親的漠不關心，甚至手足的敵意，使她沒有得到「愛」與「安全感」的滿足；於是很容易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憤怒，不信任他人，導致成長過程中，曾經產生不敢結交朋友、不敢相信愛情，甚至不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他人的愛，也曾經瘋狂的想得到別人肯定、想要有人愛，隨便誰都好……的想法，因為她沒有從家庭環境中學到「互惠、互利、合作」等愛的本質，故而一路走來，跌跌撞撞，這些都是「童年被忽略」帶來的負面影響。

敵……」，見《自卑與超越》，同註 15，頁 130、132。

²⁴ 同註 12，頁 31-32。

²⁵ 同註 12，頁 44-45。

²⁶ 同註 15，頁 20。

(3)「被寵溺」造成的自卑情結

在陳燁成長過程中，被忽略、嘲笑的不善對待居多，不過，據陳燁所說，母親以一種「困頓」的方式傳遞著母愛，在她的回憶裡，時時看到母親扮演「寵溺」的角色：

母親一直以極其困頓的方式對我傳達著母愛。

她覺得捍衛與保護是最好的照顧方式。方法之一是：盡量把我藏在深宅大院幽閉的廂房內，盡量阻斷外界與我的接觸，凡事她幾乎親手包辦。²⁷

……她的愛，似乎分布的非常不均勻。她對我的『怪相』，總有一種急於彌補的母愛，來勢洶洶；……對於異父兄姊，似乎沒有太多的配額，只能蜻蜓點水……在『關帝港』賃居時，……所有的異父兄姐都離了家，她便開起一爿小小的租書店，不再冀望父親的家產與承諾，專心營生，好呵護我成長。²⁸

母親特別寵愛陳燁，乃是源於「愧疚感」；陳燁是母親再嫁之後，生下的唯一一個孩子，且與異父兄姊的年齡都頗有差距，身為「公女」，相較於其他兄姊因父親散盡家財、欠了許多賭債，不僅無法被照顧，還得中輟學業，去工廠謀生，她則是盡享母親的愛，一路讀完師大，未曾中斷。雖然「怪相」使她心靈受創，卻也得到母親更多的包容、呵護。她一方面因怪相備受歧視，同時也是個「被母親嬌寵」的兒童。

何以「被嬌寵」也容易產生「自卑情結」？Adler 如此解析：

被嬌寵的兒童多會期待別人把他的願望當法律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為天之驕子，通常他還會認為：與眾不同是他的天賦權利。結果，當他進入一個不是以他為眾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別人也不以體貼其感覺為主要目的時，他即會若有所失而覺得世界虧待了他。他一直被訓練為祇取不予，而從未學會用別的方式來對付其問題。別人老是服侍著他，使得他喪失了獨立性，也不知道他能為自己做些事情。當他面臨困難時，他祇有一種應付的方法——乞求別人的幫助。……當他們不再看到他們所習慣的諂媚和順從時，他們即會覺得自己被出賣了；他們認為社會對他們充滿敵意，而想要對他們所有同類施以報復。假使社會真的將他們的生活方式表示敵意（這種事經常發生），他們會拿這種敵意作為他們被虧待的新證據。這就是懲罰為什麼總是不產生效果的道理：它們除了加強「別人都反對我」的

²⁷ 同註 12，頁 38。

²⁸ 同註 12，頁 49。

信念外，就一無所用了。……²⁹

由於母親以隔絕、保護，予取予求的方式照顧她，即使父親、三哥苛待她，母親總是護衛著她，在她受委屈時，提供溫暖懷抱。再加上大半時間都是母女獨處，在此種羽翼下成長，大半的指指點點都被母親擋掉了；這也是何以她在進入幼稚園第一天時，無法獨自面對男同學脫口而出的「妖怪」稱呼，而哭鬧著要回家，再也不肯出門 (p.42)。即使事隔多年，回憶起這段往事，那種「不再被體諒」的心痛陰影仍如影隨形，久久無法揮去。

「先天性小臉症」讓陳燁從小就承受多重壓力，包括：如何克服自己與眾不同的『怪相』、如何面對父兄的忽略及辱罵，以及母親那種因愧疚而「來勢洶洶」的愛……，來自他人如此複雜的觀感，是形塑她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基底；而人格的形成，在兒童時期又是如此重要，一旦以錯誤觀點估量外在訊息，並發展出扭曲的補償作用，形成固定性格及生活樣式時，對於後來的人生，也將產生莫大影響。

(二) 面對自卑，發展出的性格及生活樣式

對幼年的陳燁而言，上述種種自卑、不安，都不容易克服。在這個小節中，我們可以觀察她在努力補償欠缺感過程中，形塑出何種正向或負向的性格及生活目標？這些傾向也成為她面對世界的固定模式，延伸到青春期，甚至步入社會之後。

(1) 以好學、優異文筆，獲得師友認同

她初生之時，醫界尚未找出「小臉症」成因，再加上五、六〇年代，府城民風仍然相當保守，對於無法解釋的現象與疑惑，人們往往求助鬼神、卜算等民間信仰。父母曾找來算命仙排八字，算命仙解釋了她怪相的由來、未來人生的發展，遂成為雙親深信不疑、奉為圭臬的說法：

……『貴照是亥女陰命，左側門進，沖煞到右方神鬼，所以右半邊臉頰及右耳便有缺損了。至於貴照降臨在如此冤孽眾氣匯聚之地，照命理該絕，還好此命帶『魁罡』，能剋制鬼魅——』

……

『這「魁」是天上文曲星，……主宰考試、科舉、功名的，……』

……『而且，可能貴照必須身帶殘破才得養全，家業也須破，所謂「化孽解冤」，財去人安樂囉。』³⁰

²⁹ 同註 15，頁 19-20。

³⁰ 同註 12，頁 25-27。

於是，父親從此以「爲了她長大成人而辛苦敗散家業」(p.31) 做爲花天酒地的藉口，母親則以「妳只能靠讀書來爲自己開創前途」，堅持無論經濟如何困窘，都要讓她受教育。而她也逐漸能從學習、閱讀的世界裡，得到被肯定的感覺，並且築起自我防衛的心牆：

漸漸地，我喜歡上學了，而且練就了『充耳不聞』及『自我分離』的防衛工夫。

我的右耳是『小耳症』，幾乎沒有聽力，只要同學們群起笑鬧，我便習慣地把正常聽覺的左耳封閉起來，低頭看書——那模樣很像個正常小孩托著左腮在思索書中道理。果然沒多久，便引起老師好感，覺得我好學上進，孺子可教；再加上我必須專注在書中才抵擋得了外來的攻擊，學習成績自然優異。於是，老師下令同學們要以我為榜樣了。我開始建立了一點信心……³¹

雖然她仍不免會被陌生人好奇注視，但是那種被老師讚賞的喜悅，以及自幼母親即用各式各樣書籍，安撫她缺乏玩伴嬉戲的焦躁，都是讓陳燁功課優異、奠定文筆紮實基礎的助力，她也藉由這樣的補償作用，某種程度越過長相的困境，以功課、文筆得到認同感和自信心。這也與她日後往高等教育邁進、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有密切關係。

(2) 處於長期自卑情境，所形成的性格特質

陳燁一出生就開始面對異樣眼光，整個童年都處於經常被訕笑、排擠，父母情感不睦，……，如此艱辛的成長歷程，她得耗費比常人更多倍力氣去克服自卑感；但是，對於一個經常被欺負、靈魂處於持續受創狀態的小女孩來說，會發展出扭曲的性格特質，並不令人意外。

首先是**自閉、敏感、消極、缺乏自信**。爲了不讓別人有取笑她的機會，母親避免帶她出門、避免讓她照鏡子，甚至儘可能讓家裡暗忽忽，免得她撞見自己臉孔的倒影：

……由於很長時間處在黑暗中，竟使我覺得安全，於是在我童稚的腦袋中，自成一套怪誕的邏輯——黑暗等於安全，安全等於快樂，所以黑暗是快樂的。

黑暗是我的生命之燭。³²

在這樣的玻璃動物園裡，由於無所遁逃，我經常落入沮喪的深淵，因為我長得『怪相』，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對我指指點點，……我必須接受我的宿

³¹ 同註 12，頁 54。

³² 同註 12，頁 48。

命，我甚至不是『醜』，而是『醜八怪』。我的心變得越來越絕望，因為在搬了那麼多次家始終未曾轉學的我，要從新南國小畢業了，這意味著我又要轉換一個新環境，重新面對大家的嘲笑、指點，直到時間久了，大家因為習慣我的『怪相』，漸漸麻痺後，我才有一絲可憐的喘息空間。³³

無論是自閉、逃避，抑或是敏感多疑、缺乏自信，都可以看到陳燁孩童時期與外界接觸有相當消極、提不起勇氣的傾向。這種強烈自卑感其來有自，因為外表，所以她感覺自己註定「沒有未來」；但是這種看似消極自卑情結的背後，也藏有人類與生俱來，想要克服缺陷的渴望，當本來是正常的補償作用，在無力克服、以扭曲方式發展時，這種「如果我不是怪相……我就可以……；因為我是怪相，所以我就無法……」的思考模式可以讓她心裡好過一些：

……我們都知道，人類常常自我滿足於虛構之中。這在缺乏勇氣的人身上特別如此；他們相當滿足於虛構的東西，他們不感到自己強壯，因之他們總是繞道而行——他們總是要逃避困難。經由這種逃避，透過如此避免戰鬥，他們得到一種較本身更為強壯和聰明的感覺。³⁴

如同其他的家人一般，她本身也將家庭、生活的種種不幸，歸罪於「長相」，此種思維方式，根深蒂固地內化在她的腦子裡，導致往後每當再有任何不如意的事件、旁人對待她的一言一行……，在尚未了解來龍去脈或者深入求證、溝通前，往往馬上產生強烈自卑，覺得一定又是臉孔惹的禍，以過度敏感的角度解讀生命中所有的不如意，這種沈重心理負荷讓她無暇思考：即使是平凡人，也可能遇到不順遂。

雖然她自覺似乎能做到「充耳不聞」的自我防衛，實際上卻很難全然摒棄他人眼光的影響。因此，在如何不讓外界評論傷害自己，以及渴望被他人認同的兩難矛盾，很可能使個體發展出帶有**敵意**的處世方式：

多年來陷在『怪相』黑暗地帶的我，儘管傷心已經漸漸麻痺，卻依然不能免除不斷受到這般的詆毀，一股深沈的憤怒，跟隨著年歲一圈一圈地，慢慢形成了風暴……

我開始變得憤世嫉俗。仗著自己的聰明去評斷別人；害怕被拒絕，而先發制人地拒絕了別人；用輕蔑的眼光，冷眼橫對一切的美善事物。³⁵

靜兒表妹小我一歲，是胖姨最小的女兒，她因為右手小兒麻痺，也是很自

³³ 同註 12，頁 98-99。

³⁴ 同註 15，頁 72。

³⁵ 同註 12，頁 63。

閉。我們算是同病相憐。……不過，我內心經常覺得不公平，因為靜兒總是穿長袖衣遮住她的右手，外人根本看不出來，而我難道要用面罩把臉遮起來嗎？為了對付這種不平的感覺，我變得喜歡欺負靜兒，她又有點反應慢，尤其做算數，於是，『妳是笨蛋哦，這麼簡單都不會！』……我經常口出不屑，而且喜歡先把她罵得非常緊張慌亂，享受著她受辱委屈的樣子，再裝作大慈善家去拯救她。由於靜兒的怯弱自卑，我竟然逐漸驕傲自大起來。³⁶

沒有人能長期忍受自卑感，因此內在心理機制會促使人們採取某種行動來解除緊張狀態，解除緊張的方法，不見得只是柔弱、安靜、不與人爭，它可能化為千萬種方式呈現。除了前述那種消極逃避外，「憤世嫉俗」、「驕傲自大」，也是幼小的她面對挫折的方法：

假使一個人已經氣餒了，……反倒用一種優越感來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同時他的自卑感會越來越多，因為造成自卑的情境仍然一成不變，問題也依舊存在。……如果他覺得軟弱，他會跑到能使他覺得強壯的環境裡去。……訓練自己，使自己在自己眼中顯得更強壯。……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原封未動，它們依舊是舊有情境所引起的舊有自卑感。³⁷

……有時候，如果這種掙扎是很嚴重的，他會變得嫉妒和欽羨他人，也因之發展出較大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比一般的情況更難克服。透過經常的掙扎，一個小孩子可能成為一個好鬥的小孩子或成人，在他的心裡總有個固定的概念——他必須表現得不笨拙和無缺陷。這樣的人心理上的負擔比別人重多了。³⁸

由上可知，陳燁從出生起即飽受他人異樣眼光，甚至被以「妖怪」稱之，這些成長過程接收到的負面經驗，以及母親的保護方式，使她發展出『與人隔絕』的互動模式；這種隔絕包括：甚少出門、壓抑情感、因害怕受傷害而拒絕與他人交流、敵意的、憤世嫉俗的……，過往太多負面經驗，使她很難分辨誰是值得信任的，儘管這種方式，有時的確使她免於被指指點點、遭人歧視，卻也同時阻絕了與人建立正面、善意情感互動的機會；並未解決「愛與安全感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的舊有問題。

三、童年創傷對陳燁日後生涯歷程的影響

³⁶ 同註 12，頁 83-84。

³⁷ 同註 15，頁 51-52。

³⁸ Adler 著、葉頌姿譯《自卑與生活》(The Science of Living)，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10 再版，頁 63。

從前文探討中，大致看到陳燁與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以及在記憶中，「怪相」曾經帶來的深刻創痛感、家庭互動讓她感受到的不安，甚至對於自己竟成爲「家業破敗」箭靶的憤怒及罪惡感……，種種處境，形塑出她對世界的觀感、性格特質、生活方式；當她帶著這些由滿是創痛的童年經驗所建構出來的扭曲人生觀生活著，特別是生命早期的生理、心理殘缺，都讓她從幼年期起，就難以培養「社會感」，因爲人是群體的動物，必須具備合作、友誼、勇氣……，使兒童在與他人的親近關係中，更有能力存續下去。當個體沒有在這方面往正向目標發展時，將影響她往後的生涯歷程——包括職業、友情、愛情與婚姻等問題。因爲這些與自身密切相關的人我互動，都必須具有健康的「社會感」基礎，才會往上提昇。有自卑情結的人，通常會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匱乏上，而對其他人缺乏興趣。本節將觀察童年創傷對陳燁的生涯歷程，產生了何種影響。

（一）職業：獨行於寫作之路

陳燁的「小臉症」，除了讓她的靈魂飽受歧視之苦，也成爲引領她進入文學之門的重要因素：

我曾經想過，為什麼我的臉就只能這個樣？難道完全不能改變嗎？『怎麼改？』母親一碰到這個問題就歎氣，『妳那個死人老爸把家產都敗光了，我還能怎樣？妳啊，靠自己最重要！』母親不斷地，像夢中囁語地重複：『別去癡想愛情婚姻的事。』³⁹

在社會刻板觀念代代相傳的影響下，「外表」成爲女人能否受男人青睞的重要條件之一；如陳燁的母親在那個保守年代的婚姻市場中，離婚、還生過多個孩子的既有條件，原本要再嫁是難上加難。但是，憑著她遠近馳名的美貌，還吸引了不少人上門提親：如教授、銀樓老闆，最後與外婆的二夫（陳家三房老爺）在外的私生子結成夫妻。

當「外表可以增加女性結婚價值」的觀念根深蒂固後，陳燁的『怪相』使她從出生伊始，就成爲要進入婚姻或感情關係的相對弱勢。尤其在傳統宗族社會中，「婚姻」通常是女人最終的歸宿⁴⁰，當這個可能性在她幼年，就被週遭人視

³⁹ 同註 12，頁 101-102。

⁴⁰ 楊翠認爲傳統社會中，「婚姻」何以成爲女性最終依歸，與「父系繼嗣原則」有關，兒子一出生即具有「房份」，可在族譜中留名，女性則須藉由出嫁，附屬於另一個男子之房，才能被寫進夫家族譜，得到身份的認可：「……她只有透過出嫁，寫進另一個父系家族的『公媽牌』中，才能享有清香膜拜，因此，就一個父系的、隨夫居的（patrilocal）的社會而言，一個女子一出生就是要做『他人家神』。只有經由婚姻，她才能在現世得到身份的認可，確認自己存在的位置，也

為微乎其微時，當年被請進陳府為其論命的算命師之言「命帶魁罡」，正好為她未來生涯提供了其他發展方向：

『這「魁」是天上文曲星，「魁星點斗」懂不懂？主宰考試、科舉、功名的，……』算命的說了一大套學問。⁴¹

既然無法以「美麗」與他人一較高下，算命師的話無疑是一道曙光；因愧疚而急於贖罪的母親，不斷灌輸女兒「妳只能靠讀書來為自己開創前途。」無論再怎麼窮，都不計代價，供養她一路讀到大學。與其說算命師如此「靈驗」，不如說，在無計可施又心慌意亂時，此一「宿命觀」發揮了暗示作用。當陳燁及週遭親人都相信這個觀點時，就會往這個方向努力：

我自然很識相地專心讀書，不參加任何郊遊聯誼活動，而那些多出來的假日，我便鑽進文學作品裡，……發現文學，卻是很偶然的，在不斷閃躲同學邀約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我無意間閃進了圖書館，隨意地取了本《老人與海》來看，這一看，就掉進了文學大海。⁴²

在文學作品的大量薰陶下，不僅可藉由閱讀得到精神慰藉，也能學習寫作技巧；於是，「生花妙筆」為她贏得許多獎勵及肯定：

當年我在黃昏墓場的喃喃祈願，也許上天聽到了吧？祂賜給我一枝生花妙筆，讓我在書寫文章中轉移了對臉孔的自怨自艾，宣洩了不少的青春憤懣；還經常代表學校參加作文比賽，得來的獎狀獎牌獎章，讓老師們視我如珍寶，女同學們視我如英雄。我漸漸恃才傲物起來，個性變得狂妄自大，雖然我在狂妄中依然受著自卑的苦，卻也固執地以為憑我的聰明才智，是可以征服世界的。⁴³

「創作」是她面對童年因長相而自尊受損，經由他人暗示、自己摸索，所發展出來的「補償作用」。功課優異、創作傑出都讓她某種程度擺脫了怪相帶來的「無用感」，滿足童年以來相當匱乏的「被他人接納、認同」。但是，即使「寫作」開

才能得到宗教上的被祭祀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婚姻是儒漢文化社會中女性尋找與認識自己的必經過渡，它不僅包含了她此生的一切，還包含著她彼岸的歸宿。女性在婚姻的意義是被與生育連結的，俚諺有謂『憑囡吃，憑囡暈，憑囡領雙份』，即在詮釋生育男性子嗣對女性的重要性，她將有可能向婆婆的位置邁進，而婆婆是父系社會檯面上的代言人，只有熬成婆，她在這個男系嗣系的家族中才有地位、有發言權，也才能取得此生真正的依靠與來生魂魄之有所歸；……」楊翠曾就傳統社會系譜體系中，女人被物化角度出發，審視日治以前台灣婦女地位仍具強烈依附性、是被認定的，並無自主選擇的能力。見《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中關於「台灣婦女問題的歷史性成因」的探討。台北：時報文化，頁 32-54。

⁴¹ 同註 12，頁 26。

⁴² 同註 12，頁 102。

⁴³ 同註 12，頁 130。

啓一條暢所欲言、快意揮灑的路徑，我們卻可以輕易發現，這並未使她與週邊人際關係產生更密切聯結，反而讓自己變得更為封閉、撩起成長屈辱而深感憤怒：

我開始除了寫作還是寫作，用文學來浸潤生命的孤寂生活。文學變成我唯一的男人，……夜以繼日，我整個靈魂為他燃燒著；忘了睡眠，忘了吃飯，甚至忘了我是誰。……

也因著瘋狂寫作，儘管我畢業分發的成績很優等，但那位顯然對我長相很在意的教務主任，還是決定在第二年把我放逐去教牛頭班——牛頭班就牛頭班嘛！我跟自己說：教書只不過是謀生的手段，維持我不會餓死的工作而已；我真正要做的大事，是挑戰莎士比亞、福克納、……對於我的怪相、家世、父母及所有成長的屈辱，我唯一的復仇方法——寫作！我要寫一部家族史的小說，把這些淤積在內心深處深紅的火焰，憤怒的黑血，通通透過寫作來洗滌……⁴⁴

陳燁為了克服自卑而發展出對於力量和支配的過度需求，用超乎平常的努力，以及憤世嫉俗的驕傲，追求一種他人難以理解的虛榮；她把職場不順（成績優等，卻必須帶牛頭班）歸因於教務主任在意她的長相，她所採取的方式並不是提出疑惑、溝通，而是將不滿轉為不屑，顯露出反社會色彩的想法與野心，然而細究她的職業發展，無論是教書、寫作，還是延續了童年時期養成的「與他人隔絕」的互動方式：

這些性格表現中，站在前線的是驕傲、虛榮，以及不計代價征服每個人的欲望；「征服每個人的欲望」這一項，常常微妙地伴隨著高揚自己、並反對所接觸的每個人的情形。談到「反對所接觸的每個人」，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製造「距離」，以便隔開自己與同類，他這種態度不僅使周圍人感到不自在，對於實踐這種態度的本身也是不自在，因為，這種態度會一直讓他接觸到生命的黑暗面，並且使他無法親炙生活中的任何歡欣。⁴⁵

陳燁的成長之路既是如此窒礙難行，對一個幼小心靈，實在是無法承受之重，尤其是長相的「原罪」更非出於自願，此時的「書寫」像是一把復仇利刃，不斷得獎的肯定光環並沒有增加她的自信，反而形成過度補償的優越情結——唯有在寫作時她才自覺握有強大力量。於是，耗費所有心力獨行於寫作之路，並非建立於自我肯定之後的心理需求，而是過往無法感受到被需要、被關愛、屢遭羞辱……所衍生出來的挫敗及不安全感，當她察覺「寫作」可以帶來如此強大力量時，便以之做為長期壓抑怨恨委屈的發洩管道，並當成自我防衛的方法。誠如同屬新心

⁴⁴ 同註 12，頁 222。

⁴⁵ 見 Adler 著、蔡美玲譯《了解人性：心理生命與性格剖析》(Nenschenkenntnis)，台北：遠流出版社，1994.11 二版二刷，頁 81-82。

理分析學派的另一位學者 Horney 所言：

……依藉權力——藉獲得實際的權力或成就，或佔有事物，或獲得稱譽、聲望，或高人一等的智力，以設法得到安全感。在這一獲取保護的嘗試中，其信條是：假如我擁有權力，沒有人能傷害我。⁴⁶

此種報復的來源為何？……乃是起源於孩提時期……暴行、屈辱、嘲笑、冷落與窮兇惡極的矯飾，這些特別會打擊小孩且引起他高度的敏感。……覺得自己並不可愛，將會造成深刻的悲痛。報復型的人則試圖以簡單而根本的方法除去此種悲痛，……他對未來的想像與幻想……他將成為偉人而使他們變得羞慚，他會向他們顯示他們如何地冤枉了他，如何錯誤的判斷他。⁴⁷

「寫作」補償了童年被忽略、無法為自己發言的失落；如今，除了得獎、被讚賞之外，她還可以藉由「書寫」，假小說人物之口，為自己過往所受的委屈辯白；這讓她覺得更有安全感。然而，她雖然選擇以寫作為職志，事實上並沒有解決原來因「怪相」造成的自卑情結；因此，眼前這種自覺握有「權力」的心理強壯感受像是一種自欺，它的根基是脆弱不牢靠的，只要她意識到自己不如想像中有能力，或是受到些微打擊、批評，偽裝的堅強很容易就會崩塌。比如她對外以強悍形象或蠻不在乎態度示人，獨處時卻是宿命、悲觀的：

我固執地認為：由於我的臉，我只有一條路可走，用孤獨文字來經營我今生的綺麗世界；也就是說，即便我想征服世界，也必須躲在文字後面，因為我的臉而造成這樣的宿命。⁴⁸

從陳燁選擇的職業及進入職場後的人際互動，多半還是以「疏離」方式進行。與其說她生性孤僻、憤世嫉俗，不如說是童年經驗使她很難對別人產生信任，更擔心受傷害；儘管她相當努力地以教書、寫作為業，真如憂心她在婚姻市場毫無前途的母親時常叮嚀的：「妳只能靠自己了」，為自己的人生努力開創可能性；但是，在這個階段，這些外在成就，仍然無法彌補從童年時期即以「宿命」內化的自我評價。

（二）友誼：不對等的互動關係

⁴⁶ Horney (Karen Horney, 1885-1952) 是繼 Adler 之後，另一個也相當重視社會、文化對人格影響的德國心理分析學家。引文見其所著、葉頌壽譯《焦慮的現代人》(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台北：志文出版社，1994.11 再版，頁 97。

⁴⁷ 同前註，頁 197-198。

⁴⁸ 同註 12，頁 131。

童年負面經驗，讓陳燁對於與人建立友誼的態度相當悲觀。心裡雖然渴望擁有友情，但是過往經驗帶來的陰影、不安，往往讓她難以踏出積極的步履：

……一直以來，我不是儘量開同學遠遠的嗎？縱使她們不在我面前嘲笑我的長相，難道在我背後她們不會議論紛紛嗎？她們個個都長得標緻端正，憑什麼要交我這樣『怪相』的朋友？……⁴⁹

不敢主動與他人親近，害怕「被拒絕」、「被嘲笑」的往事重演；即使渴望友誼，也總是抱著逃避、被動的態度；即使國中時期與另外三位女同學澄如、鳳英、雪美結為「春夏秋冬」的姐妹聯盟，還是澄如主動釋出極大善意（比如讚賞她的勇敢、好文筆），並且將她拉進與另兩位好友的生活圈，才發展出來的情誼。儘管她因為友誼的溫暖變得比以前開朗，還是無法相信別人會不在意她的怪相，願意伸出友誼之手。

這種極度自卑的想法，讓她無從明白：友誼是建立在彼此欣賞、關心的平等尊重上。受到童年那種來自母親的「這一輩子只能靠自己，其他都是妄想」(p.111)的心態，也深刻影響她的交友觀，毫無自信的她，時常以「不對等」的方式經營友情：

我——我不想再去那裡被人當作馬戲團的小丑，我不想再去陪襯妳們的美麗了。然而，『我沒有零用錢。』我卻怯懦地無法承認自己的嫉妒。

……

可是，如何在課餘時間找出四人共同的興趣，卻讓我傷了一陣腦筋；……我們四個人幾乎找不出共同聊天的話題。我非常著急，好不容易耕耘灌溉起來的親密花園，眼看就要荒蕪。也許，交朋友對她們來說是輕鬆如意的事，但對我卻是要剖開自己、撕裂孤僻的極大挑戰。⁵⁰

我的好朋友玉慧正和我辛苦寫作情書追求的男生親吻！

……

如果不是我長得一副『怪臉』，現在依偎在那男生懷裡的——應該是我！……絕不可能是玉慧那個笨蛋！……背叛者也不該是玉慧，她忘記我對她的成績幫了多大的忙嗎？……只要有玉慧影子的相片，就會在我寧靜的憤怒中用力把她凌遲得體無完膚。⁵¹

前者幾近討好、後者讓我們看到她與玉慧的友誼建立在「對她的成績幫了大忙」

⁴⁹ 同註 12，頁 111。

⁵⁰ 同註 12，頁 116-118。

⁵¹ 同註 12，頁 171-176。

上，重現了童年時常嘲笑小表妹靜兒笨拙的那種「尊卑」互動關係；看似卑微、自大的兩種交友方式，實際上都是「自卑情結」的展現：童年創傷使她不相信自己會有吸引他人的特質，值得得到與常人無異的友誼。

過於在意「怪相」而忽略了擁有他人無法企及的優點，這種「不知他人為何願意與自己交朋友」的猜疑引發了不安；她所發展出來的「利益交換」模式——如討好、施恩……，是一種能讓她減輕疑惑的補償方法，如此一來，她可以免於陷入「無功不受祿」的恐慌之中。但是這畢竟不是出於心甘情願的對等交流，因此，當玉慧奪走她的暗戀對象時，被背叛的痛苦固然可以理解，但是細究之下，她與玉慧的友誼是建立在「我教她功課、她就不該有異心」這種近乎支配的傾斜關係，因而「背叛者也不該是玉慧，她忘記我對她的成績幫了多大的忙嗎？」顯現她長期以來壓抑了「輕視玉慧」的真實感受，經由這個事件引發出來的委屈憤怒，自然如同火山爆發般猛烈了。⁵²

無論是以迎合討好的卑微、施恩的優越感與朋友相處，都讓我們看到，即使過往對痛苦的感受，導致她對友誼懷有不安的焦慮，但是這種「委屈求全」的互動方式，正足以說明她對「友情」較諸一般人有更深的渴求，因此各盡各種方法來保有，這渴求正源於童年即已深植於心的自卑情結：

……悲觀主義者，……他們是由兒時經驗及印象而得「自卑情結」的人，對他們而言，所有困難都變成「人生難過」的感受，由於悲觀的個人哲學所致，他們往往朝向人生的黑暗面，他們敏於感知人生困難的程度較樂觀主義者嚴重多了，因此他們很容易喪失勇氣；由於不安全感的折磨，他們常常都在找尋支持……⁵³

與其說友情帶來的是平等分享的愉悅，不如說是：為了轉移兒時被冷待、被拒絕的空虛、不安；因而，我們看到，她選擇朋友，並不以「志同道合」、「價值觀相近」為標準：比如與澄如等人往來，既過於羨慕她們的美貌而自視甚低，為自己似是陪襯別人的美麗而心懷嫉妒，卻又賣力找話題迎合；比如明明覺得玉慧是功課不佳的蠢蛋，卻又以能教她功課而覺得驕傲……。凡此種種，都顯示當時的她，像是即將滅頂的受難者，緊抓住漂過身邊的所有浮木——全都被拿來當成填補向來匱乏的友情。因而，只要得到一丁點兒的溫暖，則想方設法迎合；一旦遭到背叛，往往喚起兒時創痛記憶，像是整個自我價值被踐踏、否定那般嚴重，那種痛

⁵² Horney 曾分析這類憤怒情緒之所由來：「……當他的許多要求無法滿足時，他會覺得自己被虐待了——譬如，當別人對他為取悅他們、幫助他們、為他們犧牲所盡的勞力不表感激時。……」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時陳燁如此憤怒，乃是覺得與這麼笨的玉慧交往，對方不但不感恩，還背叛了她。因此，這種憤怒摻雜了為自己先前的委屈感到難過的成分。引文見 Horney 所著、葉頌壽譯《焦慮的現代人》(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同註 47，頁 225。

⁵³ 同註 45，頁 175。

苦恨意是在事件本身之外，還加上長年累積的委屈不滿，所以，傷害也較一般人難以平復。

(三) 愛情及婚姻：宿命的自苦

當這種悲觀、沒有價值感，成為她看待自己的方式時，內心不斷在各種衝突中擺盪：既渴望愛情，又覺得自己沒有資格擁有；既宿命地覺得愛情與婚姻，終其一生都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卻又不甘心如此認命過一輩子……。自幼對長相極度缺乏自信，母親又不斷提醒她別妄想愛情，於是陳燁發展出「男性欽羨」(masculine protest) 的過度補償心理：

我就偏要模仿男生！

我就偏要模仿男生——那天上體育課時，我舉手加入了田徑隊，同時加入了羽毛球隊。所有陽剛男生會做的事，我都要儘可能來做。……⁵⁴

陳燁的這種「男性欽羨」心理，受兩個主要因素影響：其一是長久以來的男性支配文化，以及自幼成長過程中，父親未能盡到照顧家庭的責任，總是瀟灑來去，流連煙花巷，甚而將家產敗光；家庭裡大至如何賺錢維持家計，小至如何照顧兒女，所有的重擔都落在母親身上。再加上儒漢傳統中，特重父系傳承，以致視男孩有延續香火的價值，女孩則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油麻菜籽；這些文化積習而成的「男尊女卑」觀念，容易使女性輕視自己的性別角色，嚮往也擁有男性的自由：

我們發現，很多女人和女孩想要做一個男人。……在我們的文化裡，男人總是站在領導地位；他們總是比女人更被稱許，被認為更有價值而更受尊敬。從道德來說，這是不對的，而且應該更正過來。一般來說，女孩子們看到在家庭裡，男人和男孩子較為舒適安穩，不必為芝麻小事操心。她們看到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較為自由，而這種男性的優越、自由感使她們對自己的性別角感到不滿意。因此之故，她會企圖行動得像個男孩。這種模仿男孩子的舉動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女孩子不成熟的心靈變得嫉妒男孩子的許多優勢。它反應於模仿男孩子的欲望上面。現在，這是一個優越情結——它是在逃脫適當發展。……這可以導致不情願戀愛和結婚。⁵⁵

在六〇年代的保守社會，女性依然肩負著沈重性別包袱，普通女孩不見得在進入婚姻之後，才會有這些感慨。因為成長過程中，從父母、親子的互動關係，就能看到其中的性別價值差異。就陳燁來說，導致她「男性欽羨」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⁵⁴ 同註 12，頁 109。

⁵⁵ 同註 38，頁 118-119。

則與她的長相有關：

也許，我不是女生的話，可以少掉臉孔的麻煩；因為我讀的一些傳記故事，似乎都指向才華、勇氣、超人的耐力或是出身顯赫，具備這些特質的男性，往往可以輕易擄獲美人心。而女人的典範，要不是順從的美德，就是犧牲的奉獻，才會得到男人的青睞；其中最令我氣餒的，美麗的女人，風華絕代的女人，可以輕鬆交換來名利財富，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而我呢？連機會的門都摸不著！我便不要做女人了吧。⁵⁶

從中外典籍的閱讀、母親憑美貌再嫁的實際所見，以及對自己兼有「女性/醜怪」雙重弱勢現狀的無能為力，她最後採用了「男性化」的方式做為心理補償，不僅以此做為試圖擺脫「怪相」導致可能無人追求、無法結婚的困境，甚至還可以站在優越的位置上嘲笑愛情，以「不屑」取代內心極度的自卑：

……我甚至偏執地認為追求愛情使人軟弱，是嚴重的缺點。那麼，我到底追求什麼？我只知道，因為我的臉阻礙了追求本身，我應該是沒有權利追求的；……⁵⁷

然而，這種逃避，畢竟還是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對長相的在意、對愛情的渴求。更重要的是：「模仿男生」並不同於「變成男生」。表面大而化之、唾棄愛情，內心卻與所有少女般，期盼體驗愛情；內、外截然不同冷的熱差異，竟使她產生極度壓抑後的幻想：

面臨著這種對自己長相極度沒信心的危機，使我的生活失去了現實感。……我不斷地想像，要是自己能像古代希臘神殿上的神女，將自己的肉體當成供品，奉獻給眾神與野獸般的男人，會是多麼幸福！⁵⁸

然而，從國中開始，一直到大學，男性化傾向，不僅使她離愛情更遠，那種陽剛氣息只讓她結交到一些像是哥兒們的男性朋友，甚至還幾度吸引了高中女同學寫信向她示愛、大學同學翠玲同床共枕、用心照顧，這些關愛，讓她對同性及異性情愛產生極大困惑：

……翠玲有什麼錯？她多麼像個纖瘦的花仙子，清純可愛；我喜歡她有什麼錯？我想到高中那段處理得極其糟糕的往事，那個愛上我的女孩有什麼錯？為什麼當時我一逕地倉皇逃跑？其實我是害怕、恐懼，覺得那比犯罪

⁵⁶ 同註 12，頁 112。

⁵⁷ 同註 12，頁 102。

⁵⁸ 同註 12，頁 150-151。

還嚴重，是上帝無可原諒而我無可救藥的罪——這都是因為我長得一副『怪相』嗎？我多麼冀望來瘋狂追求我的、愛我的、抱著我睡覺的，是個男人啊！⁵⁹

無論是高中女同學、翠玲，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她自童年時期起即已形成的「人際關係處理模式」：逃跑、躲藏、迴避問題。這使得她無法成功將同性的愛慕轉化為友情，最後連朋友都做不成了。

據陳燁的回憶所述，她的情路歷程大致有：暗戀、爾良事件、小樓事件、以及步入婚姻的魯先生。高中暗戀南一中的男孩，以情書攻勢得到男孩青睞，想見她一面，她顧及長相，遲遲不敢與對方見面，最後目睹幫她送信的玉慧竟與男孩熱吻，這段暗戀之情便在友誼的背叛及心靈的痛楚中結束，也在她心中留下深深傷痕，導致她更加不信任愛情。

至於其後遇到的三個男人，都知道她的真面目，也都曾經密切互動過。爾良是大學學姐託她照顧的家教學生，曾經兩度處於發生關係的邊緣，但是她無法理解尚未建立愛情關係之前，他熱切渴望肉體關係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不……』我微弱的喊著，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麼，那對起火的黑眼珠為什麼不看我？因為我的『怪相』嗎？他只是要我的身體嗎？我成熟又勻稱的女體對他散發了無可抵抗的吸引力，他只要我的身體，他根本不要我的人……⁶⁰

與爾良不歡而散後，大學畢業那年暑假，在耕莘文學院暑期寫作班兼差時結識了小樓，談起戀愛，原本耽溺於精神交流的美好，卻在某次夜遊後，到她住處歇息，情不自禁差點發生關係時，他踩了剎車，也從此不告而別，使她從天堂掉到地獄：

『我——愛妳，』他看著我，眼神有猶豫的陰影，『妳很漂亮——真的漂亮。』

『是嗎？』我拉著他的手，來摸我萎縮的右臉頰及右耳垂；他的手微微哆嗦著，有股想縮回去的拉力——儘管非常輕微，我還是感覺到了。

……

但是那個背影卻再也不曾出現了。

我想了無數個理由，揣測了很大的可能，為什麼他失蹤了？為什麼他不接我的電話？他不是愛我嗎？愛一個人的時候不是會非常渴望跟她在一起？最好二十四小時都黏得緊緊密密的。可是，他卻選擇失蹤來表達愛

⁵⁹ 同註 12，頁 185。

⁶⁰ 同註 12，頁 198。

我，所有的可能理由只有一個——我長成這副怪相！⁶¹

失戀的痛不欲生，讓她好長一段時間處於行屍走肉的漂浮虛空，面對親友的好言相勸，她道出了一直以來的傷痛：

……沒有男人會要我，因為我長成這副怪相——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是自私，我只不過想如同其他的平凡女人，要一個指環，套在我的右手無名指上，讓自己屬於一個男人而已。可是，我注定了這一生不可能有這個指環……這就是我最大的悲哀……⁶²

這段話雖是悲痛，卻讓我們看到「不相信愛情、不相信天長地久」的陳燁，儘管有人人稱羨的生花妙筆，還是無法讓她產生自信。愛情其實是兩個人的合作關係，必須對等交流，不是一個人的責任；這也是 Adler 認為兒童如果沒有發展出「社會感」，以及面對問題的勇氣，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對往後進入愛情、婚姻，將會帶來重重困難：

……它是要兩個人協力合作的工作。……如果這兩個人以往對他們的同伴都很感興趣的話，要解決這種困難便容易得多，因為如此一來，他們便很容易彼此發生興趣。

……要完全解決這種兩個人的合作問題，每一個配偶都應該關心對方更甚於關心自己。……如果每一個配偶對於其伴侶的興趣都高過於自己的興趣，那麼他們之間便會有真正的平等。如果他們都很誠意地奉獻出自己，他們便不會覺得自己低聲下氣或受人壓抑。祇有男女雙方都有這種態度，平等才有出現的可能。他們兩人都應該努力使對方的生活安適和富裕，這樣，他們才會有安全感。他們會覺得自己有價值，他們覺得自己被需要。……⁶³

無論是南一中男孩、爾良、小樓，都可以明顯發現陳燁與他們的互動都在不對等位置，童年受創經驗讓她深感自卑，毫無安全感；在談感情時，缺乏有效的溝通，不相信除了外表，自己還有什麼吸引男人的魅力。過度聚焦於「小臉症」缺陷，固然是來自兒時的失望經驗，卻也成為她進入愛情時，一旦遇到交往瓶頸，「醜怪」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解釋方式。然而，這種過份關注自己缺點的思考模式，很容易讓她忽略一件事：深入了解對方行為背後的理由，以及持續不斷的溝通。

這就是 Adler 所說的：未能對他人產生「社會感」。在充滿存在罪惡感的自

⁶¹ 同註 12，頁 213-215。

⁶² 同註 12，頁 217。

⁶³ 同註 15，頁 258-259。

我意識中找不到出路，把所有的失敗、過錯都攬到自己的身上，忘了有別的思考角度——如爾良、小樓是在看到陳燁的長相，相處一段時間之後，才產生情感互動，那麼導致結束、離開的原因，有沒有可能是別的？比如個性、價值觀、感情忠誠度，甚至就只是他們對自我或未來的不確定感？如同其他男女談戀愛時也會遇到的問題一樣。

但是，理解她童年遭受不公平對待的過程後，就能明白：她之所以如此宿命、自苦，是因為曾經受過社會的冷漠態度，從此誤以為他人永遠是冷漠的；與其說她懷疑沒有男人會愛自己，不如說是，她無法信任自己可能得到男人的愛。但是，童年缺愛的匱乏經驗，讓她汲汲於尋求愛，從上文可知，她把生命的價值建構在和一個男人結婚，如同許多少女一樣，認為結婚可以解決生活的一切難題；殊不知，結婚之後，許多有待克服的問題才要開始。

與小樓的戀情在滿腹疑竇下結束後，她選擇以寫作做為情路坎坷的情感寄託，透過文字宣洩情慾；瘋狂寫作讓她得到時報文學獎的肯定，也決定放棄報考研究所，以創作為終身志業。對婚姻已然不抱期望的她，在因緣巧合下，認識魯學弟，他傾慕於她的才華，也不在意她的長相。陳燁重新燃起對婚姻的嚮往，在歷經那些不成功戀情後，她選擇與這個「應該不會讓自己受傷害」的對象步上紅毯：

……他是個平凡、踏實、相當寡言的人，絕不是好情人，我很清楚這點；也很清楚，我和他的差異，絕對是天南地北！但是，我已經嫁給了文學，……所以，現實生活中，就該要個安穩的人，守著一個能讓你無後顧之憂的家。……而且，如果日後我們有小孩，他絕對不會像我父親那樣不負責任，我該做的，還包括為我的孩子找到一個好爸爸。⁶⁴

上述考量，可以看到她在擇偶時，刻意要避開與父親相似的特質，因為害怕自己會如母親一般，承受風流好賭丈夫帶來的痛苦，也擔心孩子重蹈自己童年未曾得到父愛的覆轍。Adler 也指出雙親不睦、親子關係疏離，將影響孩子成長後的擇偶考量：

有時候，如果男孩子和母親相處不和，女孩子和父親相處不和（當婚姻中的合作不甚和諧時，經常發生此情況），他們會尋求和父母正好相反的類型。……孩子們從他們父母的生活中，獲得了婚姻是什麼樣子的最早印象；……如果父母本身都不能合作，他們更不可能教他們的孩子合作。……決定一個人的並不是他的環境，而是他對環境的估計。……⁶⁵

⁶⁴ 同註 12，頁 231。

⁶⁵ 同註 15，頁 263-264。

這段話說明了，何以婚姻不幸福的，多半出自問題家庭？因為他們並沒有從父母那兒學到一個良好婚姻樣式。但是 Adler 並不認為破碎家庭出身的個體，一定會導致婚姻失敗；有時那種不完整，反而提供個體未來努力經營婚姻的動力。因此，他所持的並非是一概而論的觀點；重點在於個體如何解釋他所經歷的事件。

陳燁對於這段婚姻如何互動的描述相當少，篇幅遠遠不及於爾良、小樓事件。但是從上文中可以發現，儘管她避開父親形象，選了一個老實的男人，卻沒有考慮對方是否是適合自己的對象。事實上：兩個好人，不見得能成就一段好姻緣；兩個價值觀相近，且願意一起合作、克服困難的人，比較可能經營一段好的婚姻關係。與爾良曾經有過的對話，或可做為她情感態度的註腳：

『我不知道，應該會有男人要妳，只是——怎麼說呢？基本上妳嚮往美麗，妳喜歡帥哥，妳這麼心思纖細優雅的女人，怎麼能忍受一般的世俗男人？』

……『……我真正熱愛的，是才華，那種可以探盡人類靈魂深處的才華；而你，老實說——我並不愛你。』

『可以探盡人類靈魂深處的才華——小姐，別跟我來文學那套了。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麼男人或者女人，會探盡什麼靈魂深處的。……』⁶⁶

無論世上是否有「探盡靈魂深處的人」，我們都看到她擇偶時考量的是現實穩定條件，卻忽略了她向來最在意的精神交流；於是，嫁給一個男人，沒有帶來她想像的「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最後她因性格不合而堅持結束，在面對母親的不諒解，我們終於看到「小臉症」種下的自卑情結，如何深刻影響了她，使她不斷執著於以「結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種盲目追尋，卻帶來更多災難：

……『妳好不容易才結了婚，為什麼要離婚呢？妳知不知道妳有多幸運？大家從妳小時候都打賭妳嫁不出去的……』

『我就是因為你們的眼光，才去結婚的；結果呢？我成了結婚的產品。而不是因為愛，因為要長相廝守，才走進結婚禮堂。……』⁶⁷

從上述關於職業、社會（友誼）、愛情與婚姻的面向來觀察，可以看到陳燁如何以童年創傷形塑而成的扭曲人生觀，與他人互動。那種自卑、退卻、猜疑、憤世嫉俗……，一次次傷害了自己與週遭人。在跌跌撞撞中，我們不禁也要憐惜起她一路走來的坎坷，更佩服她在傷痕累累之中，還是努力找尋克服自卑的方式。儘管很多時候，她沒有成功，不可諱言，在童年既有環境下，文學卻也豐富了她的人生視野；文字雖是復仇、宣洩工具，卻也寫出許多精采之作。

⁶⁶ 同註 12，頁 223-224。

⁶⁷ 同註 12，頁 242-243。

四、 結論：走出妖怪城堡

Adler 特別重視傳主的「早期記憶」，因為它能呈現個體如何形成獨有的「世界觀」。因此，事件是否符合「客觀事實」、「正確無誤」，並不重要；而是傳主怎麼去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本文嘗試以個體心理學派始祖 Adler 的人格理論為核心，探掘陳燁《半臉女兒》自述的童年創傷，她感受到的自卑是什麼？用何種方式克服自卑？無力克服的部分，發展為扭曲的自卑情結，對她往後生涯歷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經由上述探討，可歸納出她的童年創傷來自三部分：

- 一、**小臉症（鰓弓症候群）**：長相怪異使她備嘲笑、歧視。
- 二、**被母親寵溺**：一旦脫離母親保護羽翼，便難以獨自面對挫折。
- 三、**被家人忽略**：她的長相屢屢成為父母、手足爭吵的導火線，除了母親外，父親濫賭濫嫖，時常不見蹤影；手足們不是各自討生活，就是辱罵她，使她無法得到家庭溫暖。

長期處於此種困境，她除了以好學、文筆努力贏得師友認同外，無力改變長相及他人異樣眼光，再加上幼年時未能得到均衡充分的愛，形成**自閉、敏感、消極、缺乏自信**的性格，為了使自己不至於長期處在自卑的緊張狀態，功課優異、文筆好也成為她用來顯示優越感的工具，藉由嘲笑表妹、玉慧，嘲笑愛情……的**驕傲自大及憤世嫉俗**，讓心裡好過一些。

帶著這樣既定的思考方式及性格成長，過於重視缺陷以致缺乏「社會感」，對於她的職業、友情、愛情及婚姻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 一、**獨行於文學之路**。文學成為補償童年無法為自己發聲、承載憤怒的復仇工具，也讓她的人際關係更形封閉、疏離。
- 二、**不敢主動結交朋友**。一旦他人積極示好，建立友情後，即以迎合討好、支配等「不對等互動」經營友情，忽略了自己也擁有他人無法企及的優點，值得獲得相互平等、尊重的友誼。
- 三、**自幼對長相的悲觀，使她一方面以「男性欽羨」心理，試圖擺脫日後無人追求、無法結婚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極度渴望體驗愛情**。極度壓抑、缺乏自信，使她一旦有機會面對感情時，總是充滿困惑。當異性示好時，她揣度著他們熱情背後的動機是什麼？當異性離去時，她總認為失敗的理由都是源於自己的「怪相」。最後步入婚姻，考量的重點只在「為孩子找一個負責任的父親」，最後因性格不合而分手。凡此種種，仍然可見她過度焦注外表缺陷，將所有遺憾都歸咎到自己

身上，充滿罪惡感的自我評價方式，忘卻了「每個人都可能會犯錯」。

既然帶著自卑情結成長，陳燁又如何在中青年之後，發現自己生活模式的問題，面對困境，重新調整步伐與自我定位？大抵循著以下三個進程：

一、以整型重拾「不再吸引眾人目光」的自由

施寄青在為《半臉女兒》所寫的推薦序中，提及眼中所見的陳燁因長相怪異，以致用「憤世嫉俗」來掩飾寂寞的靈魂⁶⁸；於是建議她變臉整形，一方面可以得到改變現況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能以作家身分「現身說法」，使與她一樣的人，得到撫慰。

這個整形手術，儘管讓她吃足苦頭，卻也讓她彌補了自出生以來，備受輕侮的外表缺陷，初步克服來自他人的歧視眼光。當她終於在近四十歲時，還給自己一張不再被關注的尋常面容，也終於可以不必時時以刻意偽裝的堅強或自我麻痺，來面對眾人。於是，她的生命重心，也可以開始轉移到其他問題，不再被拘禁於「容貌醜怪」的迷思。

二、母女和解

雖說陳母對陳燁的外表缺憾頗為自責，付出更多心血保護她、寵愛她，但她在整形前，和母親一直處於又愛又恨的相處模式中，怨怪母親將她生成這付德性——母親美麗的容貌，更彰顯她的怪相。即使在步入職場後，還是常為此感到不滿。這種長期以來的憤怒、忍耐，終於在母親北上照顧首度手術後的她時潰決，兩人以大吵宣洩各自的委屈，如此才撞開構築多年的心靈黑牆，更了解彼此一路走來所承受的壓力。

一年多後，當她再度動顯微外科手術，罹癌末期的母親還是堅持到加護病房探視、住在家屬休息室，返家後更親自為她準備吃食。十八天後，當她送母親到機場，目送離去背影時，才發現過往用那樣惡毒的言詞傷害母親，是多麼愚蠢的行為。

在母親人生最後的三個月，她選擇陪伴在側。當母親開葷，她才明白，母親吃了四十年素，完全是為了贖前世孽業。當陳燁換得正常容貌，她終於能卸下生命重擔。母親臨終前，大姊曾告訴陳燁，自她出生後，就特別得到母親的偏愛⁶⁹。這種來自旁觀者的觀點，打破了她自幼以來覺得備受欺凌的成見。與母親生命最

⁶⁸ 施寄青為《半臉女兒》一書所寫序文中提到陳燁的性格和長相有關：「她的臉確實長得怪，……她內心自然是不平衡的，所以展現出的人格特質，以我們的社會標準而言是相當負面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言辭尖銳，但她的靈魂十分寂寞。」同註 12，頁 7。

⁶⁹ 大姐曾對陳燁說：「『……自從妳出生之後，媽就把全部的愛都給妳了，妳知不知道？爲了妳，她什麼神明都去拜，最後還弄了一大堆神明回來。妳可以無憂無慮地讀書，我卻要去做工工賺錢，……她一心一意只放在妳身上，只以妳爲榮，只對朋友誇讚妳，好像我們都不是她生的。……』」同註 9，頁 256。

後相處的一段歲月，兩人都得到某種程度的救贖，彼此陳述歉意，和解之後，過往的傷痕累累，逐漸能夠釋懷。

三、以書寫面對生命暗影

整形前，文字是陳燁的復仇工具，為「淤青的靈魂」宣洩難以言說的、充滿憤恨委屈的情緒。整形後，當她得到一張平凡臉孔，得到在人群中不再被注目的自由；也和最親近的母親化解長年累積的心結，讓心靈的沈重包袱減輕不少。

有了「新臉」之後，就代表童年創傷完全消解了嗎？其實不然。肉體的手術可以很快復原，心靈的手術則需要深度凝視及不斷自我探索才有可能。陳燁曾經提到，這本書不只為顏面傷殘者及其家屬、社會不成熟的偏見而寫，更重要的是為自己而寫：

對我而言，寫這本書，等於在心靈上重新向自己再進行最傷慟的手術。……非常感謝這樣的生命因緣，雖然，我的生活中不斷要面對很殘酷的試煉，但它讓我在試煉中學習如何統御自己，也讓我在困頓中學習如何強壯自己！讓我去發現生命真正豐饒的關鍵——在於心靈的成長與充實。寫著書的時候，與過去一再相會，發現自己竟有許許多多的錯誤與無知；發現一路成長，其實還是有些人的善意與愛心，彌補了我自以為的缺陷。

70

從三十八歲整形，到四十出頭時出版這本自傳，時空的抽離，帶來思索的新角度。當年耽溺其中，無法理解的人生困惑，書寫及回憶的過程，儘管像是「重回現場」那般再次領受當年曾經經歷過的痛，卻也提供一個機會：剖析那些事件帶來何種成長。當她能真正擁抱自己受創的靈魂，童年創傷才開始有了療治的可能。

陳燁藉由《半臉女兒》的自傳書寫，赤裸裸面對過去，面對自己也曾經惡毒的傷害了愛她的人，跳脫以往那種躲在小說背後，透過人物、事件的包裝、變形來訴說內心陰暗面的敘述方式；在一次次建構生命史時，編織新的意義之網，經由凝視，得到體悟，可謂以書寫進行敘事治療，最重要的意義是：與自己和解。讓過往那個拘禁在「妖怪城堡」的小女孩，得以重見天日。

這本自傳，是陳燁重繪心靈地圖的代表作，也是重新取得「自我詮釋權」的重要里程碑。她的新生命才要開始，但願如她所說：「不管未來我還會面臨怎樣的情境，總是要氣息順暢，好好活著！」

⁷⁰ 同註9，自序，頁11-12。

參考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序，外國作者則依英文字母序）

（一）書籍

- 陳燁著 《半臉女兒》，台北：平安文化，2001
- 楊翠 《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台北：時報文化，1993.5
- Alfred Adler 著、黃光國譯
《自卑與超越》(Overcome Inferiority Complex)，台北：志文出版社，
2004.10 重排版五刷
- Alfred Adler 原著、王亮編譯
《人性的解析》，台北：台灣實業文化，2003.4
- Alfred Adler 著、葉頌姿譯
《自卑與生活》(The Science of Living)，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10
再版
- Adler 著、蔡美玲譯
《了解人性：心理生命與性格剖析》(Nenschenkenntnis)，台北：遠流
出版社，1994.11 二版二刷
- Alfred Adler 著、劉樂群譯
《面對兒童問題的挑戰》(The Pattern of Life)，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1
- Karen Horney 著、葉頌壽譯
《焦慮的現代人》(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台北：志文出
版社，1994.11 再版
-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著、丁興祥等譯
《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台北：遠
流出版事業，2002.8

（二）期刊論文

- 江世芳〈半臉女兒陳燁剖白〉，《中國時報》13版，2001.10.25
- 張瑞芬〈青春的美麗與哀愁--張曼娟〈青春〉、陳燁〈半臉女兒〉、蔡智恆〈懈寄生〉
三書評論〉，《明道文藝》309期，2001.12，頁28-37
- 彭瑞金〈從變臉到靈修--讀陳燁華《半臉的女兒》〉，《台灣日報》25版，2002.4.17-4.18
- 葉瓊霞〈身世的多重書寫—陳燁的《半臉女兒》及其他〉，《台灣日報》25版，
2002.1.03-1.04

Departing from Monster's Castle: Writing of Life Story of Ye Chen's Publication of "Half Face Daughter"

Ching-ju Chang

Synop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Half-faced daughter" which is Ye Chen's autobiography by psychobiography method.

The writing of a psychobiography requires working knowledge in psychology to extract major events of a person's life story, while providing sound explanation leading to these events.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ories proposed by Alfred Adler (1870-1937), pioneer of psychobiography. Through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Adler suggested that psychological life forms as a result of an individual's way to surviv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 great emphasis was placed in his theory with the importance of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early life, especially during childhood.

Literary analyses will be performed to see how childhood trauma brought to Ye Chen's behavior later in life. By applying Adler's theory, analyses will be focused on how the psychobiographed subject effectively (or ineffectively) overcome sense of inferiority brought forth by her childhood trauma. In other words, how these traumatic events in childhood affects her life.

Ye Chen accounts of early life events, as told by the biographed in the analyzed psychobiographies, will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is study. Emphases will be placed to examine how and why difficulties continue to arise in different areas through her lives. Difficulties in friendship, social interaction, 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tc.,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analyses. By tracing back to early life trauma, we may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Ye Chen evolve throughout her life.

Keywords :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ture, Ye Chen, Childhood trauma, Life story